风中，那坚毅的眼神

□ 张朝林

突如其来的疫情，西安严管了。偌大的西安静悄悄地，大街小巷只有星星点点散落着全副武装的白衣战士、交警、志愿服务者、退伍军人、社区干部，指挥着运送物资的车辆和西安城。

我们的小区也管控了，无人走动的小区，沐浴在冬阳里。这成了鸟儿们的天地，竹林里挤出画眉的叫声，婉转，清脆。几只喜鹊，在落光叶子的梧桐树上跳跃、叽喳，给寒风中的小区，跳出几分生气。躲在香樟树密叶中间的斑鸠，几声“咕咕”，几声乡愁。几位身着白色罩衣的医务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在小区执勤、走动，惊飞了落在草坪中的一群麻雀。

八百里秦川，冽风劲吹。

小区肃穆，冬阳灿烂。

我们宅在家里抗击疫情，有的在阳台上锻炼，相互给一个加油的手势。有的打开窗户唱歌，其他窗户的歌声也合应出来。二十八楼的一家三口，在阳台上打起竹板跳起舞：“不外出，不添乱，睡觉也是做贡献，早晨睡到自然醒，一天还省一顿饭。蹦一蹦，跳一跳，服从指挥就是好，核酸检测不能少，绿码天天守住了。”

我们有武汉、南京抗击疫情的经验，这次疫情，不慌不乱，听从指挥，服从调配，沉着应战。所需物资，统一调配，由专门人员送货上门。

上午时分，呼呼的寒风裹着大朵大朵的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这时，物业管理员在喇叭里喊叫：“该做第四轮核酸检测了，风雪无阻，一栋一栋楼做，一号楼一单元的先做，请按次序下楼，保持两米距离，来小区小广场做核酸检测。”

戴上口罩，筒防护手套，下楼。雪花晶莹，冷风飕飕，忽左忽右的风，直朝裤脚里钻，裤腿成了鼓囊囊的风筒，冷得打颤。排队，保持两米距离，慢慢移动。

这个单元有好几百人，长长的队伍，从小区林荫道，一直延伸到小广场。小广场那边是临时搭建的棚子，一溜烟站着全身武装的医务人员，雪花，包围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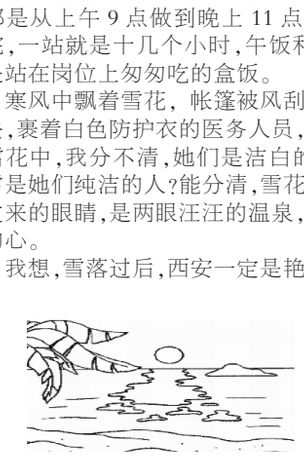
飘雪中的队伍中，大家不说话，用眼神交流，用“胜利”的手势相互鼓励。我前面，是一位小伙子，他转过身，用眼神和我碰了一下，口罩上露出高高的鼻梁和鼻梁上一双大眼睛。那是一双宁静、坚定、自信的眼睛，簌簌飘落的雪花中，闪耀着沉着、冷静、感激的光芒。我也用坚信的目光回礼。我俩不约而同望望雪花中忙碌的白衣工作人员竖起有力的大拇指，为他们、为自己、为小区、为西安加油。我的身后，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寒风中瑟瑟发抖。奥，这位老者，平时很少下楼，偶尔遇到艳阳天，在他儿子的搀扶下下楼，晒晒太阳，听听收音机。老人家服从大局，为了保持两米距离，不让儿子搀扶，拄着拐杖，挪着碎步，他后面的儿子眼睛不离地盯着他。白发在雪雾中飘动，纵横交错的额头上，是一双嵌在沟壑里的眼睛，闪闪发光，流露出淡定、慈祥的光亮。我也用眼睛与他说话，把自信的光芒传给他。我走出队伍，用手示意，请他在我的前面来。他的眼睛，荡漾出感激的波纹。于是拄着拐杖，慢慢走在我的位置上来，我退到他的位置上。小伙子把位置让给他。一位中年女士把位置让给他。直到一位小朋友后面，小朋友也要把位置让给他，他执意不。我想，他会用坚毅的眼神告诉小朋友：谢谢，咱们爷儿俩一起加油！

队伍慢慢移动，小朋友身后的老人，寒风中身子挺得笔直。

“请卸口罩，张嘴，啊。”小鸟般的声音从厚厚的口罩里传出来。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眼罩里明湖般一双清澈美丽的大眼睛，闪现着柔柔的光波。这光波，柔情中露出坚毅。这光波，让风浪平静，让忐忑宁静，让寒心温暖，让迷茫坚信。这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给我注入自信、坚强的力量。棉签轻轻伸进我的嘴里，温柔地亲吻我的喉咙，这是爱的探索。我知道，这些不知名的医务人员，在我们小区已经做了四轮核酸检测了，每一轮都是从上午9点做到晚上11点钟才能做完，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午饭和晚饭，都是站在岗位上匆匆吃的盒饭。

寒风中飘着雪花，帐篷被风刮得晃来晃去，裹着白色防护衣的医务人员，在飞舞的雪花中，我分不清，她们是洁白的雪、还是雪是她们纯洁的人？能分清，雪花纷落中看过来的眼睛，是两眼汪汪的温泉，温暖着我的心。

我想，雪落过后，西安一定是艳阳天。



文史 春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康

□ 谭波才 何媛媛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安康地区是南北政权的分界线，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大碰撞、大交融，出现了少有的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大量涌入、郡县数量骤增、艺术快步发展的“动荡之花”。

一、汉川流民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军阀豪强混战，张鲁割据汉中，大量移民涌入。《三国志》卷八《魏书》记载：“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孟达在致诸葛亮书信中，称坂月川“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

晋惠帝时期，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宗室诸王争权夺位，战祸连年，且天灾不断，疾疫流行，然而赋敛如故，大量居户被迫沦为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汉川流民潮。据记载，“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

“永嘉之乱”，安康成为北方流民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要通道，除接纳甘陇、三辅地区流民外，还接纳上洛地区流民。《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记载：“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南土------陕西约五万”。特别是“胡亡氐乱”，中原兵火连年，秦陇流民流入陕南汉水流域最甚。《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记载：“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二、侨置郡县

大量流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矛盾激化、地方冲突加大、国家赋役锐减等。为稳定大量流民，解决地方冲突，巩固国家政权，同时缓解流民思乡之情、维护郡望门第、表达政府恢复失土信心，东晋及南朝政权在流民的聚集之地“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

东晋时期，安康为前秦与东晋争夺之地，局势动荡，人口流徙频繁，领土得而复失，导致郡县朝设夕废、侨实相错、统属杂乱。据《晋书》卷一十四《地理志》《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陕西省行政建置志》等记载，当时今安康境内先后共设置6个郡、24个县，其中侨郡4个（晋昌郡、巴渠郡、南上洛郡、北上洛郡）、侨县16个（安晋、延寿、宣汉、永安、安乐、东关、新兴、吉阳、上洛、渠阳、丰阳、上洛、拒阳、丰阳、商、阳亭）。

刘宋时期，今安康地区政区较为稳定。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陕西省行政建置志》等记载，先后共设置5个郡、22个县，其中侨郡3个（新兴郡、南上洛郡、北上洛郡）、侨县10个（广昌、安晋、延寿、宣汉、上洛、渠阳、丰阳、西丰阳、商、阳亭）。

南齐时期，行政建置多沿袭刘宋旧制，侨置郡县虽经“土断”，但在今安康地区仍保留晋昌郡、南上洛郡、北上洛郡等侨郡，以及安晋、宣汉、延寿、上洛、渠阳、商、拒阳、丰阳等侨县，至萧梁时期（502至557）才被废止。（上）

注事 并不如烟

梦里依稀是亲人

□ 石昌林

我在医院里流了一夜鼻血后，就沉沉地昏睡了过去。

天黑的时候，我醒来了一次，感觉自己身轻如燕，像是要腾云驾雾似的飞起来；我感到无比轻松快乐。转动眼珠向四周看去，母亲和妹妹都在，此刻，她们都趴在病床边睡着了。我闭上眼睛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似乎是在高处，四周阴沉沉、黑黢黢的，隐约可见脚下松散的山石，周围没有一棵树木，没有一幢房屋，没有一个人。我迈开脚步向前走了几步，脚下除了黑魆魆的石头和泥土，什么也没有。空旷，荒凉，无比的寂静。我对着黑暗大声说道：“我是一个地球人！”耳边除了遥远的似有若无的风声，没有任何声音回应我。我感到害怕，睁大眼睛，努力寻找生命的痕迹，寻找可以依靠的物体，或者是一抹亮色——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继续向前走去。我用坚定的语气对着旷野一遍遍地说道：“我是一个地球人！我是一个地球人……”

“石昌林，你哪么（怎么）是个地球人了？”我终于醒了，我的主治大夫走进病房，用他特有的浓重的乡音问我：“你睡了四天四夜，怎么天天就只喊叫这一句话？！”

我确实昏睡了四天四夜，而且睡得极不踏实，魂魄似乎游离于身体之外，黑明白夜地梦呓。医学上讲，身体虚弱的人往往不能进入深睡眠，容易做梦。我就属于这种情况，手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入睡便梦境不断。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吧，我的梦里总有我妈。我梦见我妈的时候，母子总是在争执，睡梦中争吵不断，以至于梦醒后还沉浸在气鼓气胀之中。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常为此忿忿不平。其实我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很少争吵的，母子之间相处融洽，母慈子孝。妈妈是在我手术成功前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去世的。她患上了肺癌，她不愿意为她的病花钱，她坚持不去医院，她想节省下每一分一文给我治病。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躺在家里的床上，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天天瘦成皮包骨头，最终走向不治死亡。

大多的时候我还梦见我去了某一个地方。这些地方有些是熟悉的，有些又是陌生的。熟悉的地方我当然去过，不熟悉的地方我也将在往后的某一天到访——简直神奇到屡试不爽。暑假的一天，我去恒口参加达德书院的读书会，读书会结束后，主持人刘明先生盛情邀请我们去雨帽岭民宿参观。当车行至一处堰塘边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脱口而出：“这地方我来过！”我努力搜寻记忆的碎片，确实，这地方我来过。是我曾经在梦里无数次到访过的地方：长方形的堰塘里波光粼粼，堰塘边几棵垂柳，有碧绿的草地，几户人家散落在堰塘周围，远处是层层梯田，一条小溪从身旁无声地流过，像一条流星划过我的身旁。

可梦境里那个陌生而又荒凉的地方，那个留下了深刻记忆梦魇的地方，我始终没到访过。那是一片不毛之地，那里没有生命的痕迹。我知道，冥冥之中我终将到访，但不会是现在。如今，我还将是一个地球人，一个已过知天命的地球人，我还思维敏捷，还精力充沛，还有许许多多的理想信念等着我去实践。所以，不急。

我又想起了那次昏睡不醒，梦境中似有个声音说，儿女并非我们自己所生，而是上苍所赐。

这个声音让我思索了很久。谁都知道，人的出生离不开父母的结合，而后受精卵在母体内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而为人——完成一次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延续。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史，无一不遵循这一规律和过程。

其实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众所周知，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大量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群体应该说是整个生物界里独一无二、最为特殊的群体了。他们缺少伙伴，缺乏沟通能力；他们唯我独尊，难以融入群体；他们心理脆弱，缺少抗压能力；他们让我们的爱恨往往就在一瞬间。

其实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因为孩子，我们大多失去了自我。我们操心孩子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给他们补充各种营养品；我们操心孩子学习不好，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给他们报各种辅导班、兴趣班；我们操心孩子不能全面发展，逼着他们弹钢琴，练书法，学画画；陪着他们游泳，跑步，打乒乓球，参加各种体育锻炼项目。我们愿意把这世间一切的“美好”都给予他们。我们为他们操碎了心。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愿意生活在梦境里，我们努力地想要把自己的孩子塑造成为梦中的那个自己，实现我们未了的心愿。为此，我们竭尽所能，甚至不择手段。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孩子是否需要这些？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承受得住我们给予他们如此巨大的压力？我们有没有时间俯下身去询问孩子：乖，此刻你快乐吗？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的周围有不少失独家庭。夫妻人到中年，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很不幸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每当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的心揪成一团并极其敏感，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们，如何与他们交流宽慰，我甚至不知道在他们面前该如何堆积自己的面部表情。因为此刻，我不能够也无法设身处地去体会或理解他们的心情。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孩子的身心健康吗？难道不是孩子的快乐成长吗？我们是时候需要做出观念改变了。因为，比起孩子，人到中年的我们更需要他们的陪伴，哪怕这种陪伴只是在语言上，些微的动作，甚或是电话里。

孩子在读高一时的一个冬日夜里，老婆躺在床上和我聊天。说她去学校接孩子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孩子对她说：“学校里的一个女生出意外了。那个女孩好傻，她的离世她的爸妈该有多伤心啊！我才不会去干那傻事呢，如果我不幸离去，您和我爸老了怎么办？谁来养活你们呀？”

这让我想起女儿在童言无忌的年纪里，常说的一句话：“我爸对爷爷好！对外婆也好！妈妈只对外婆好！”后来，老婆也慢慢地转变了观念，对待两边老人一个样。

是时候需要我们将目光从孩子身上挪开了，哪怕一小会儿。也算，还给孩子一个香甜的梦，给孩子一个自由的空间。

知往 鉴今

任河担水

□ 刘全军

碧绿澄清的任河水从川东南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在下游紫阳县一个叫瓦房店的古镇舒缓平静下来，形成一段静水流深般的长河，紧紧地伴随着古镇浅吟低唱一首关于岁月的歌谣，然后欢畅地投入汉江的怀抱。

任河岸边是我家。我是喝任河水长大的。

任河是古镇居民的生命源泉，在那个没有饮用自来水的年代，古镇近千户人家日常人畜用水只凭人力从任河里肩挑获取，扁担水桶和水缸是家家户户必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用具。没有这两样生活用具就不算是人家，似乎跟贫富扯不上关系。“一条扁担一副钩，担满河水上肩头。扁担弯弯向身曲，晃晃悠悠赶日头。”民歌唱的是大众情声，唱得再好听，做起来不容易。担水要下河，上坡下坎，一个来回至少半里路，住在后街的人家担一趟水的里程更远，谁也说不清准确的长度。正因为取水不易，人就格外爱惜水，除了饮用洗刷做饭等生活必需用水，极少浪费水的。洗衣服就下河，捣衣声和洗涤衣服时在水中来回摆动的搅水声辞去迎来春夏秋冬。时常也见哪家冲洗桌凳，全家人出动，将桌凳搬运至河边，一番清洁后，搁置岸上晒干，全家人又出动搬运回家，欢声笑语一片。古镇靠河岸人家都是清一色的吊脚楼，闲来无事总爱扶着栏杆看水，看渡船摆渡，看对岸青山，看云识天气，看任河东逝……在古镇的眼里，看水就是看生命，多少人在看水中老去，唯有任河水春秋积序，日夜静静不息地在人们心上流淌。

到任河担水一般是在清晨。清晨河水干净。全家人一天的生活用水都必须在清晨像任务一样完成，否则一天的日子就不得过。古镇的人把担水习惯叫挑水，每家出动挑水的人并不固定，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并且挑的动就行。挑水是个力气活儿，不需要多大技巧，只要多挑几回，看别人怎么一滴不露地把水挑回家，习惯成自然，一学就会，如果一个人连一担水都挑不动，会让人瞧不起。热爱挑水就是热爱劳动，水都不愿挑的人是干不成啥事的，这是古镇人最起码的价值观。所以古镇的年轻人都喜欢挑水，一则锻炼体魄，二则为家庭分忧，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挑水的人流，感受一次下河亲水的情趣，赶凑一场有说有笑、你追我赶的热闹。人穷水不穷，人情自然在，哪家缺劳力，也不用担心吃不上水，街坊邻居都会乐呵呵地把水送上门，连一句客套话都不用多说。在我年少的记忆中，古镇的人好像都不怕寒冷，尤其是寒冷的冬季，下河挑水就成了一件苦差事，需要在河边脱下鞋袜，绾起裤腿，蹚进过膝盖的河水里，河水冰冷刺骨，赤脚踩在光滑的鹅卵石中隐隐地疼，稍不留神就会滑倒在水里。待到汲水上岸，双腿冻得通红，迅速穿上鞋袜，片刻不能停留，一鼓作气将水挑回家。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劳动一般要重复几趟，却从没听见有人抱怨过。一个冬天，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因挑水而滑倒水中，也总会有人出面想出解决汲水困难的办法来，这个办法简便实用，只需要就地取材用石头铺垫一条人工挑水的“码头”。“码头”长约十余米，宽约一米，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深水处，挑水的人直接经过“码头”轻松地将水桶汲满水，然后轻松地上岸，径直将水挑回家去。这样的“码头”一年四季都存在，冲毁了再建，再建了冲毁，循环往复，为了汲水，古镇人啥苦都能吃，啥困难都不怕。每年的汛期，河水浑浊，随意在河边的沙滩上刨挖一个大坑，用光滑干净的鹅卵石垫底，四周用石块堆砌，浑浊的河水经过沙石过滤，清亮亮的，随时都是满当当的。这种沙窝井只是临时救急用的，只要河水一清，便弃之不用。在古镇人心里，只有下河挑水才觉得亲切踏实，只有吃上任河水才算得上是任河人。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下河担水。我喜欢担水是想赢得母亲的称赞。每次担水回家，母亲总是笑眯眯的，总是爱怜地对我说：“水莫挑满很了，莫着急，多歇几气，悠着挑。人一辈子是挑不完水的。”母亲越是这样说，我越是把水桶装得盈溢，越是一路不停歇，直到把那口大水缸挑满为止。时代迅猛发展，如今挑水已成为过往历史，封尘在记忆中，自来水流出来的是幸福的生活指数，但谁也忘不了担水过日子的往昔岁月。

我在担水中不断成长，我走出任河在汉江边一座美丽的山城生活和工作，每天看见任河水与汉江交融，总感觉任河水里有我的影子，有古镇人担水的影子，虽然古镇不存在了，但古镇上的人大多进了县城，甚至是到了比县城更远的城市生活，如同滔滔任河水涌进母亲河汉江一样，流得越远，对故乡的情愁就会越深越浓，直到人最终也化成了水，回到故乡任河水的怀抱。

虎笔筒与虎茶杯

□ 韩星海

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莫过于以茶会友，品茗论道。这样经常会有文朋诗友、爱茶品茗之人前来我家做客，客人们对我客厅博古架上的一虎笔筒与一个虎茶杯，格外钟爱。大家不时拿起尽情观赏，啧啧称赞。这两可以说是色彩鲜艳，珠联璧合，与格架子上所陈列的我心爱的各类宝物争奇炫耀。且看笔筒、茶杯的面上，都绘烧有一对活灵活现的老虎图形，搭眼一看就给人一种虎啸惊吼山川之势，笔筒与茶杯上下空白处，都衬托点缀着咏虎之诗，给人富有诗意的情趣。

我喜爱这两个宝贝，因为它符合了我的属相——是属虎的，因此我是有意选购来的。而淘得这心爱之物却是一个意外的机会。我记得那是2004年深秋，我前去陕南茶乡汉中市调研，午餐过后，与几人在街上随便溜达。突然看到一广场正在搞瓷器大展销，我们忙走了进去，左右瞅赏，在一堆杂乱的瓷器中，我一眼就看见了这虎笔筒与白瓷茶杯，拿起一看，是江西景德镇出产的，便立即与卖家讨起价钱来。卖家是南方人，一说此瓷器多好；二说笔罐20元，茶杯30元，这是最低价款了，要了就拿走，不要就放下……我咋能不要呢？对于我这个文化人来说，笔筒是文房四宝中的配套之物，茶杯器皿是文人雅士缺一不可喝茶之具，且这白瓷盖上烫印有一个“茶”字，似乎就可闻其茶香，观其茶道。在全国茶人圈子里头，我是搞茶文化研究和推广者，曾三次前江西景德镇参加茶会与采风活动，虽然选购不少茶壶，但都没有发现与我属相吻合的器具。这次是走过路过，千万再别错过了，因而就毫不迟疑地买下了两件器物。

收藏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个人的心情与雅好的体现，并非是社会上专门淘宝倒宝的商贩所说：一件宝藏值多少万元，可以富你三代，这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话，不能信也。古人云：“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具皆所必需。”至于“器为茶之父”的茶具，最早就见于西汉王褒《僮约》“烹茶尽具”，这是最早的茶具记载。现在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笔筒和茶杯，素有“甜白瓷”作坊的遗风，敲打起来十分清脆响亮。上面因有虎画之诗让我爱不释手，传承着一代画风，其余辉犹存之上。当家里来客人，以茶待客中，都会对这藏物反复观赏一番，也让我舍不得启用。顺便提说一下我国的陶瓷艺术是集中于景德镇，那里拥有优质制瓷的原料。到宋真景德年间，已经有“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之说。因而自然就成了“天下窑器所聚”的瓷业中心。景德镇瓷器为何能够走遍天下，原因是它有较强的工艺与技法。尤其是在颜色釉问世之后的妙用上，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茶具的装饰，显示出了景德镇瓷工艺对各种装饰技法及色料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徐志摩说过：“青花傍盏，刹那芳华。”是的，我用此茶杯冲泡陕青茶，自然会达到陆羽《茶经》中首肯的“青则益茶”的效果，伴随我眼前的虎笔筒，会给人一种生龙活虎不等闲的励志感，一扫老气横秋之心态。

茶道茶具茶文化，文房四宝笔筒杯。这既蕴含凝结着神州华夏文明之古韵的幽香，又能体现出中国现代精神文明的高雅时尚的元素符号，在文人的心灵情愫中，不能泯灭而得到新生，留下了最美好淳朴的回忆……

文讯

我市新老曲艺人共话作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莉**）12月17日，市曲艺家协会组织市县两级部分会员，来到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组织学习刚刚闭幕的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大会精神为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努力争做新时代曲艺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蒋家坪茶山，参会的新老曲艺人代表还现场即兴演奏了现代文艺节目和曲艺节目。市曲艺家协会曲艺创作基地也在蒋家坪“肆贰壹记忆工作室”顺利挂牌落地成立，这是全市首个集曲艺创作、人才培养和推动全市曲艺事业发展的基地。平利曲协是全市继汉滨、宁陕后的第3家县级曲协，该县曲协的诞生，昭示着全市曲艺事业发展历程上又添新力量，必将推动曲艺事业高质量不断向前发展。

旬阳：“百姓微课堂”受热捧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晓红**）近年来，因受疫情影响，旬阳市文旅广电局创新全民艺术普及形式，采用“短期+长期、线上+线下、重点+普及”的方式，开设“百姓微课堂”，受到了城乡文艺骨干和广大文艺爱好者的热捧。

2020年以来，在文化馆微信公众平台录制推出了六大类、三十项、一百个“百姓微课堂”教学视频，课程内容涵盖了旬阳传统木刻版画、旬阳民歌、道情皮影和汉调二黄等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门类，目前线上已推出“百姓微课堂”95期，累计服务群众3万余人次。线下，又选派专业人员和文化志愿者深入各镇开展汉调二黄、音乐舞蹈、乡村文艺人才表演等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百姓微课堂”走基层培训，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公益培训。

白河青少年书法大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董意丽**）近日，白河县第十届青少年书法大赛圆满落下帷幕。经过专家组织评定，在全县中小学校学生300余件书法作品中，评选出46幅作品获奖、入展。

白河县青少年书法大赛自2011年启动，至今已连续开展了十届。自该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收到毛笔、硬笔等书法作品3000余幅，评选出各类优秀参赛作者200余人次，对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丰富校园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